

王祖猷 著

孽海花論稿





孽海花论稿

王祖猷 著

黄山书社

责任编辑：王政白

装帧设计：张良勋

蕪海花论稿

王祖献 著

*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825 字数：190,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

ISBN 7-80535-113-9/I·24

定价：3.50元

赵 序

王祖献同志的《孽海花论稿》，题目就很谦虚，称为“论稿”，仿佛还是“未定稿”，实际上他研究《孽海花》已经多年。二十几年前，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元明清近代文学史，当时他就独自对所谓“四大谴责”小说，作了比较研究。他毕业后到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大学讲授元明清文学史，还经常向我借阅有关的书，仍旧继续钻研近代小说，后来重点研究了《孽海花》。最近他写成这书，我认为是一本好书。到现在为止，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对于《孽海花》写过一本专著。这书还是第一本。

王祖献同志认为《孽海花》不仅仅是谴责小说，同时也是一本历史小说。他引用曾朴自己的话说：“三十年旧事，写来都是血痕”。又说：“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这“血痕”二字，就说明曾朴是爱国的，他从心底里说出真话，对中国将来的强盛，寄托了极大的希望。“托写自由花”，就是热情希望人民推翻专制的政权，取得自由。在一九五五年秋，我也写文章认为这部书是以洪钧和赛金花为线索，串插了清末三十年政治与文化变迁的。

这书不仅是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来写的，就是在考证方面，工夫也很扎实。他参考了很多著作。翻遍了历史、笔记，其中有很多是罕见的书。

从比较来看，所谓谴责小说，《孽海花》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不仅作风不同，就是在刻划人物上，后两种也只是撷拾旧闻，嬉笑怒骂，没有爱国热忱，而且人物多无所指，前一种却是从内心迸出热忱，全书二百多个人物，极大

多数是作者认识的人，刻划入微，根本不是胡乱抄书、改头换面者可比。谚云：“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孽海花》本来质地就好，曾朴精通法文，译过雨果全集，虽只译了一些种，没有全部完成，但他经过法国名著的陶冶，精心改作，改编本就更好了。

作者所写的各章，都用了很多心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孽海花》独举李慈铭为例，因为李慈铭是曾朴的老师，所以能写得神采奕奕，须眉毕现。王祖猷这书的第四章人物论，写得很着力，对李慈铭探讨得更加细致入微，连曾朴是怎样将对联改作的也参考出来了。还有第二章第二节，对晚清当时思想、文化演进的历史这一部分写得特别好。这一部分，王祖猷同志已经先抄出，寄给《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将刊登于《古典文学论丛》第五辑。

作者不仅谈到《孽海花》的优点，他连这书的缺点，也特别指出来，可见他是持论公允的。

这本书写得很好，我很高兴，也感到光荣！

赵景深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前 言

《孽海花》是近代有名的小说。它在八十年前开始出现于社会时，便立即蜚声文坛，风行海内。有人誉之为新撰小说中的“巨擘”①，有人赞它是晚清小说中的“翘楚”②。我们知道，晚清是中国历史上小说创作最繁荣的时代。由于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现实斗争需要文艺为它服务，同时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倡创作小说以“新政治”，加之西方近代小说及其理论的编译、传入，以及报刊印刷的发达等原因，故小说的创作如雨后春笋。据阿英统计，当时创作与编译的成册刊行的小说“至少在一千种上”③，而《孽海花》在众多的小说中获得如此声誉，它在晚清受人欢迎的情形可想而知。

但名噪一时的作品，未必都能不被淘汰而流传于后世；只有优秀的作品，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得到后代人们的喜爱。现在，晚清小说大多数已湮没无闻，有些我们只知道一个书名。然而《孽海花》却流传不衰。自一九〇五年初版以来，在解放前后多次重版，进行索隐、考证与续书的不乏其人。由此可见，作为近代小说，从反映近代社会生活的角度看，《孽海花》不失为一部比较优秀的作品。它在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上，确有它足以震动当时文坛并流传不灭的价值，有为其其他作品所不能代替的独特之处。这是长时期的社会生活实践所提供的结论。当然，在六十年代初期及整个文化大革命时代，它受到了批判，遭到了否定——在当时，差不多的优秀古典文学都遇到了同样的命运——现在，粗暴地简单地否定古代优秀作品的现象早成历史的过去。但是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与评价这部作品，在文革前与文革后也还有不同的意

见。

任何伟大作品，都有可以批评与引起争议的地方。《孽海花》虽为近代比较优秀的作品，但其思想、艺术，如与《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中国古代优秀的小说相比，相去还较远，它本身也存在着不少局限与不足之处。故对它有不同评价也属正常。但是，我们总感到，文革以前及文革以后对《孽海花》的研究还不很深入，主要表现在对这部作品总的特色与本质特点认识得不够，把握得不准，因而剖析流于一般，评价很不一致。

《孽海花》的特点是什么？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我们认为：反映历史是《孽海花》的主要特点。它已不满足于对现实黑暗作单纯的描写、揭露，而是对历史与现实进行回顾、反思，肯定历史的进步，启发人们进一步探索未来，表现了社会认识的提高与时代的充分觉醒。故将《孽海花》仅仅视为谴责小说是不够的，更应该把它看作一部历史小说，这样才能抓住它的本质。这是问题的关键。

自从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孽海花》列为谴责小说后，除孙次舟等人外，一般也都以谴责小说视之。应该承认，这部作品与其他谴责小说有许多共同之处。

谴责小说产生于晚清，它适应了“政令倒行，海内失望，多欲索祸患之由，责其罪人以自快”^④的社会需要，对清廷统治者与整个官僚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媚外投降，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对官场、吏治的黑暗，社会风气的颓败，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对于人民遭受的苦难，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总之，“命意在于匡世”，与《儒林外史》一样，具有批判的倾向。它对当时的政治斗争、社会改革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鲁迅认为它有“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等缺点，“度量与技术”与《儒林外史》相去甚远，故把它与讽刺小说区别开来，“别谓之谴责小说”^⑤。而《孽海花》在“揭发伏藏”、“纠弹时政”方面与其他谴责小

说基本一致。所以鲁迅先生这样分析不无缘由。

但是进一步深入地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它与一般的谴责小说有更多不同之处。从曾朴的创作契机说，他是有意识要将《孽海花》写成历史小说的，故作品初版时称之为“历史小说”，首次出版时广告文云：“（它）以名妓赛金花为主人，纬以近三十年新旧社会之历史，如旧学时代、中日战争时代、政变时代……小说界未有之杰作也”。^⑥修改出版时又明确表示：他“想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⑦。不仅作者主观的声明是这样，作品客观的实际也如此。

首先，从题材看，它具有历史小说的特点。作品写了同、光时代的历史，通过金雯青、傅彩云联系众多的官僚士大夫，把对官僚生活的描写与对历史的叙述紧密地结合了起来，着重表现了以下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反映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事件，其中包括中法战争、中俄伊犁与帕米尔交涉、中日甲午战争（包括台湾人民抗日），帝后的宫廷斗争、强学会的酝酿建立、兴中会的成立、乙未广州起义失败等。第二，描写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发展演变，包括洋务思想的产生，早期改良思想与洋务思想逐渐分道的情况，公羊学的盛行，改良维新运动的高涨，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等等。这些都与一般谴责小说不同。不论是《官场现形记》还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没有反映出这么多的历史内容，表现出如此清晰的历史发展轨迹。在《官场现场记》等作品中，我们只看到社会某方面横的剖析，如对官场、商界、学界等方面的描写，但却没有描写出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的纵的发展，没有表现出整个历史的面貌。

其次，从人物塑造、故事描写看，《孽海花》也显示出历史小说的特征，与一般谴责小说不同。李伯元等作家，从揭露现实黑暗的需要出发，用搜集“话柄”、“趣闻”及编撰故事的方法表达其批判思想，以满足读者的需要。其中虽有一些形象是依据

现实人物进行描写从生活中概括而来，但很多出于主观的虚构。因而“臆说颇多，难云实录”^⑧，违背生活与艺术真实的现象较为严重。同时，因为所写内容多摭拾“话柄”，不是直接从历史生活中取材，故人物故事不免大同小异。而《孽海花》则大大克服了这些缺陷。它取材于现实，书中形象皆以实有的人物为原型而加工创造（据统计，作品中人物共二百七十多都有原型），所写故事也大都为历史事件，很多为曾朴亲身经历，耳闻目见；虽有部分“琐闻逸事”，也是当时人们“所见过的”、“所习闻的”^⑨。这种以历史人物、事件为原型为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创造的方法，是作者依据创作需要，对《儒林外史》等作品的方法进行继承发展而形成的。因为人物、事件具有充分的史实依据，又经过艺术的典型化，故作品既有具体的历史真实感，又有艺术的感染力。

再次，从作品的主导倾向看，《孽海花》与一般谴责小说也有明显的不同。历史小说反映的虽是客观的历史，但因为任何文艺除“再现生活”外，还要“说明生活”，并“对生活现象下判断”^⑩。作为历史小说，它也要求作家对历史人物、事件表明自己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应该与“历史发展本身的伟大倾向”^⑪保持一致性。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应该承认，《孽海花》的主导倾向是进步的，是与“历史发展”的“倾向”一致的。

作者对清廷的腐败，特别是对慈禧的专权祸国、李鸿章的媚外投降大加谴责，对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政治压迫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对官僚名士的热中科名、追逐风雅、醉生梦死也加以讽刺。这些构成了与谴责小说相同的批判倾向。但一般谴责小说与西方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相似，虽也具有很强的批判倾向，

“揭发了社会的恶习”，“却不能给人指出一条出路”^⑫，因而止于单纯的揭露。有些作者看不到社会发展的进步趋势而陷入悲观绝望，有些则走向复旧的道路。他们“对现代的批判是和颂扬中世纪这种完全违反历史的作法紧密地联系着的”^⑬。《孽海花》

则不同。由于曾朴有进步的历史观，对三十年“由旧到新”的变化感到“惊喜”^⑭，所以，他不但揭露、批判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而且在描写历史的过程中，对新生事物、对进步的政治力量进行了赞扬。如肯定改良运动及其代表人物，歌颂革命派人士与民主思想，并预示了民主革命胜利的前景。这些是《官场现形记》等作品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孽海花》与谴责小说虽有共同的地方，但不同之处更多，它的主要特点是描写历史生活，反映历史的变化，总结历史的发展，并探索社会的未来。故它是一部进步的历史小说。

然而，《孽海花》这部历史小说与中国传统的历史演义也不同。历史演义由讲史、平话发展而来，它部分地运用了民间创作的成果，大量的描写则依据史书。它以演述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以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为中心人物。将历史通俗化、艺术化是它的特点。最有成就的《三国演义》原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书名《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就包括了将《三国志》通俗化、艺术化的意思。故人们评论它：“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⑮；“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陈叙百年，该括万事”^⑯。《三国演义》问世后，历史演义大量出现，一般也都着重叙述历史事件，皆具有使历史通俗化的特色。

《孽海花》不同于这类历史演义，它更接近欧洲历史小说。自从十九世纪初英国的瓦尔特·司各特创作欧洲历史小说以来，对整个欧洲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的大仲马写了《三个火枪手》等历史小说，雨果创作了《九三年》等历史小说。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把他的长篇多卷本小说《人间喜剧》通称为“风俗史”，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他们的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地位”，“在小说

里面表现了古代的精神”，“把奇妙和真实——史诗的两种元素放进小说里面”①⑦。在人物描写上，他们把“伟大的历史人物”作为“完成世界历史画像”的“配角”，另外塑造出了“个人与社会历史命运最紧密结合的人物”①⑧，使小说创作的思想与艺术大大提高了一步。

曾朴研究过法国文学，接触了西方的历史小说，并深受其影响。如他曾赞扬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豪情落拓三枪卒”①⑨又说：“做历史小说不容易，令人不能不佩服大仲马的伟大”②⑩。因而他学习了他们的写作方法，不是像演义小说直接以慈禧、光绪和康有为、孙中山为主角，演述晚清与民国史。而以金雯青、傅彩云为主人公，通过他们联系各类人物，连结重要的历史事件，把历史发展的“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②⑪写入作品，以反映历史的面貌，揭示时代的发展。所以，《孽海花》也不同于演义小说，而是近代历史小说。

指出《孽海花》为近代历史小说这一本质特点并非无关紧要，它对于我们认识这部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很为重要。

应该怎样评价历史小说的成就？卢卡契的意见值得我们参考。他说：“历史小说艺术地反映与描写了历史真实的发展，因此这一真实中又产生了衡量它的内容与形式的标准”②⑫。这就是说，是否艺术地反映了“历史真实的发展”，应是评价历史小说优劣的标准。根据以上简单的剖析，用这一标准检验，我们认为，《孽海花》作为近代历史小说，在反映历史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不仅对封建统治的黑暗、腐朽与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蚕食揭露得相当深刻，触及其本质，足以引起人们“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②⑬；而且，它对从同治到光绪后期这三十年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与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作了比较全面的描写，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同时代其他作家所没有提供的上层社会的生动图画。这对于我们认识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的历史变化，

是不可缺少的。不但从历史的角度，即使从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说，它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资料。尤其要指出的是，作者具有进步的社会发展观，因而基本上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在作品中肯定改革、歌颂革命，表现出了人民的反帝斗争精神与反封建思想，形成了爱国与民主的主导倾向。此外，作品在艺术上对传统文学有继承也有创新，作为近代历史小说，为我们提供一些成功的艺术经验。因而，今天对于我们不但具有历史认识意义，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在艺术上又多借鉴作用。而这些成就，是把它仅仅视为谴责小说所无法全面认识的。

我们如果把握了作品这一总特点，对于书中表现出的一些矛盾现象及由此引起的许多争论，就可以获得圆满的解释，取得比较统一的认识。如作品既嘲笑守旧的顽固派，对洋务派思想表示过肯定；在描写改良运动的产生发展时，又对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与思想表示了赞扬；而后来反映民主革命兴起时，更对革命派人物及民主思想表现了热情的歌颂。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看来是互相矛盾的现象呢？就是因为《孽海花》是历史小说。作者在描写历史发展时，他对人物、事件的评价也因时代发展而变化。故前面对洋务思想有所肯定，后来对改良运动更多同情，最后对民主革命则加以歌颂。而且就其总的倾向来说，他的同情赞扬都在社会进步方面。因为作品的价值是“由它的总的倾向决定的”^②，所以，掌握其总的特点，就不会抓住作者对某一时期、某一事物的态度——如在写帝后斗争时同情光绪——加以非难，就能纵观全书，看到作者前后一贯的“除旧更新”^③的思想立场，对作品作出比较一致的评价。

但是，由于《孽海花》毕竟是旧民主革命时的作品（修改时间距离现在也有半个多世纪），作者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掌握科学的历史观，他只有一个笼统的“由旧到新”的进化论概念。所以，他虽然要“尽量容纳近三十年的历史”，反映出当时“文化的推

移”、“政治的变动”^②，但是他没有能，或者没有完全能达到这一目的。部分唯心主义观点，封建主义的残余，改良思想的影响，士大夫的情趣……这一些作者思想、艺术观方面的缺陷，给这部比较优秀的历史小说也带来了这样与那样的局限。如反映历史本质还不够，描写人物有时夸张过分等等。所以，在充分肯定其历史地位时，必须对它的局限进行分析、批判。

“三十年旧事，写来都是血痕；四百兆同胞，愿尔早登觉岸！”曾朴在卷首写下的这两句感慨万分的话，充分表现出他创作《孽海花》反映三十年历史的思想感情。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族受侮，人民遭难，仁人志士呼唤奔走，爱国军民同仇敌忾……当他的笔触涉及到这一切“旧事”时，胸中是不免激动，心头大概是难以平静的吧！过去有位研究者说：

“吾辈中年读此书，所喜者不在其文笔之周密瑰奇，而在所写人物皆有实事可指，兴衰俯仰，味乎咸酸之外……”^③

因为它所反映的是具体的历史，重要的人物、事体皆有“实事可指”，所以使读者有切实的“兴衰俯仰”之感。这位研究者，堪称作者的知音。它对我们认识作品的特点，是不无帮助的。当然，今天我们不能仅仅肯定它的“有实事可指”，发“兴衰”之感，而应该站在新的时代的高度，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剖析其历史小说的总特点，对作品的历史内容与艺术经验作充分的肯定，吸取今天仍然有用的东西；同时对它在思想与艺术上的局限，进行分析批判，从中吸取教训。这是我们应持的态度，也是本书写作的总的想法，把它写出来用作“前言”。

著 者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初稿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修改

注：

①见周馥：《负暄絮语》，引自蒋瑞藻《小说枝谈·老残游记》。

②瞿兑之：《续孽海花·前序》，刊一九四三年真美善本《续孽海花》卷首，又见《古今》第三十二期。

③阿英：《晚清小说史》。

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

⑤同注④。

⑥引自魏绍昌《孽海花资料》第二辑《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注释〔三〕。

⑦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见《孽海花资料》第二辑。

⑧同注④。

⑨蔡元培：《追悼曾孟朴先生》，见《孽海花资料》第三辑。

⑩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第一〇三页。

⑪卢卡契：《帝国主义时期人道主义的抗议文学的一般特征》，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

⑫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见《高尔基论文学》。

⑬马克思：《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见《马恩全集》第七卷三〇一页。

⑭同注⑦。

⑮蒋大器（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刊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

⑯高儒：《百川书志》卷六。

⑰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引自《文艺理论译丛》第二册。

⑱卢卡契：《人民性和真实的历史精神》，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

⑲曾朴：《纂大仲马传竟即书其后并题画像》，引自《曾公孟纪念特辑》（曾孟朴追悼会出版）。

⑳曾朴：《编者小言》，刊《真美善》第四卷第二号。

㉑同注⑦。

②卢卡契：《历史小说中新人道主义发展的远景》，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

③恩格斯：《致敏娜·考茨基》，见《马恩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三八五页。

④斯大林：《致费里克斯·康同志》，见《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一〇一页。

⑤曾虚白：《曾孟朴年谱》，见《孽海花资料》第三辑。

⑥同注⑦。

⑦纪果庵：《孽海花人物漫谈》，见《孽海花资料》第四辑。

目 次

赵序	(1)
前言	(3)

一、“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

——《孽海花》所反映的时代与它的作者	(1)
--------------------------	-------

(一) 国家备受欺侮，社会不断变革	(2)
-------------------------	-------

(二) 生活跨越两个时代，思想经历曲折发展	(7)
-----------------------------	-------

二、“三十年旧事，写来都是血痕”

——评《孽海花》对晚清历史的描写与反映	(19)
---------------------------	--------

(一) 上层社会的“风俗”画	(19)
----------------------	--------

(二) 思想文化的演变史	(31)
--------------------	--------

(三) 政治军事斗争的鸟瞰图	(48)
----------------------	--------

三、“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

——论《孽海花》的主导倾向	(66)
---------------------	--------

(一) 纠弹时政黑暗，批判封建统治阶级	(67)
---------------------------	--------

(二) 揭露帝国主义，歌颂人民爱国斗争	(77)
---------------------------	--------

(三) 肯定改良思想与维新运动	(85)
-----------------------	--------

(四) 赞扬革命志士与民主思想	(88)
-----------------------	--------

四、“写当时达官名士模样，亦极淋漓”

——《孽海花》人物论	(99)
------------------	--------

(一) 晚清官僚士大夫的综合形象——金雯青	(100)
-----------------------------	-------

(二) 清流党的代表人物——庄仑樵	(108)
-------------------------	-------

(三) “八旗名士”的典型——祝宝廷	(113)
--------------------------	-------

(四) 纸上谈兵的“儒将”——何珏斋·····	(118)
(五) 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妓女形象——傅彩云·····	(128)
五、“书中人物，几无不有所影射”	
——《孽海花》塑造形象的特点及其写作艺术·····	(139)
(一) 以历史人物为原型塑造形象·····	(139)
(二) 依现实主义原则刻画性格·····	(150)
(三) 用多种手法描写人物场景·····	(157)
六、“结构工巧，文采斐然”	
——关于《孽海花》的组织与语言·····	(172)
(一) 复杂而工巧的结构·····	(172)
(二) 通俗、生动而富于文采的语言·····	(180)
七、“虽命意在于匡世”，“而辞气浮露”	
——对《孽海花》局限的批判与辨析·····	(191)
(一) 唯心主义等观点，影响了对历史本质的真实反映·····	(192)
(二) 改良主义的思想，限制了对现实批判的深广程度·····	(199)
(三) “尚增饰”等作风，有损于形象的真实性和典型性·····	(208)
(四) 对几个问题的辨析·····	(214)
结束语·····	(221)
后记·····	(225)